

● [美] 杰基·柯林斯 著

● 顾尔石 吕明 李志天 译



神秘的岛

神秘的高墙

〔美〕杰基·柯林斯 著 顾尔石 吕明 李志天 译

SHENMIDEGAOQIANG

SHENMIDEGAOQIANG

SHENMIDEGAOQIANG

SHENMIDEGAOQIANG

SHENMIDEGAOQIANG

SHENMIDEGAOQIANG

SHENMIDEGAOQIANG

SHENMIDEGAOQIANG

SHENMIDEGAOQIANG

SHENMIDEGAOQIANG

SHENMIDEGAOQIANG

SHENMIDEGAOQIANG

神秘的高墙

Shenmi De Gaoqiang

〔美〕杰基·柯林斯 著

顾尔石 吕 明 李志天 译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沈阳市南京街8段1里2号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沈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：483,000 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21
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64,600

责任编辑：伊 文 责任校对：唐惠凡
封面设计：杜凤宝

ISBN 7-5313-0116-4/I·109 定价：4.35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小说是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杰基·柯林斯完成的她终生引为自豪的长篇巨制。1983年首版发行一百万册，被列为当年畅销书之榜首。

小说以好莱坞中三对夫妇的生活、事业、争斗为主线，以一次凶杀惨案贯穿全书。迪克为了寻找遗弃自己的父母，一路凶杀追踪到了好莱坞。而他的亲生父母早已离异，父亲罗斯是个过时影星，母亲莎蒂整日同好莱坞的女人们勾心斗角，并伺机报复罗斯。巴迪是迪克的孪生兄弟，此时也在好莱坞奋斗，历尽了屈辱和辛酸。但是他们都互不相知，在这里演出了一幕幕惨淡的人生悲剧……

作者为著此书而长年定居贝弗利山，对好莱坞百年盛衰的历史了如指掌，对西方社会纸醉金迷、道德沦丧有切肤之痛，因此她的笔下暴露了美国电影界种种鲜为人知的丑恶内幕，展示了西方社会广阔的社会活动场景。

引 子

在费城的一幢小住宅里，他站在起居室，瞪着那三个家伙。三头猪。三张傻笑的脸，龇牙咧嘴，须发毕露。三头猪。

仇恨的怒火在他心中燃烧，一直蹿上他的脑门。

房间里有架开着的电视机。阿奇·邦克^①在装腔作势地说着老掉牙的笑话，看的人在一个劲地傻笑。

又一阵哄笑包围了房间里的他。更加蠢笨的笑声。

他母亲。耗子一般稀溜溜的褐发。她的心灵已与身体一样萎靡松弛。

他父亲。秃顶。皮包骨头。一副假牙松松垮垮地晃来晃去。

乔伊。他过去还以为她有所不同呢。

三头猪。

他走到电视机前，把音量开大。

他们没注意。他们笑得顾不上了。笑他。对，他们在笑他。

他的脑袋里一团怒火，可外表上他很冷静。他知道该怎

① 美国电视连续剧《家庭纪实》中的一个卡车司机，为顽固偏执之典型。

么让他们停下来。他知道……

要快要麻利。不等他们来得及停下笑声……

要快要麻利。大砍刀抡起了一道致命的弧线。

鲜血又快又麻利地喷射而出。他的父亲和母亲随着第一下致命的砍击倒下了。

但乔伊更加敏捷年轻些。她凸出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怖，捂住受伤的胳膊，摇摇晃晃地朝门口逃去。

现在你笑不出来了，乔伊，你笑不出来了。

他再次抡起砍刀，落到没能逃出去的她身上。

他们都没叫喊。一个也没叫。

他已经出其不意地干掉了他们，就象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。不过他到底是不是士兵？他不是……

他开始痉挛地抽泣起来。他挥舞着砍刀，那种奇怪而无声的呜咽憋得他浑身抽搐。他们三个全都落了同样的下场，他沉浸在可怖凶杀的狂乱之中。

电视机的喧闹淹没了这一片残杀声。阿奇·邦克。愚蠢的大笑。

大砍刀仍在狂挥乱砍，似乎有一种超凡的魔力在操纵着它。

贝弗利山^①的一座漂亮楼房里，伊莲·康蒂在她那张华贵的床上醒来了。她按了一下电钮。打开电动窗帘。在这所气派的楼外，她看见一个身穿白色短汗衫和肮脏紧士裤的小伙子，正在憋足了劲儿把一道漂亮的弧线尿进她的马赛克游泳池中。

她猛地坐了起来，一边按铃叫她的墨西哥女仆林娜，一边披上饰有鸮毛的丝绸晨衣，再趿上暗粉红色的室内拖鞋。

那个小伙子已经完成任务，拉上紧士裤的拉链，晃悠悠地走得没影了。

“林娜！”伊莲尖叫道，“你在哪儿？”

女仆神秘地出现了，泰然自若，对女主人的喊叫满不在乎。

“有个闯进来的人溜出了游泳池，”她激动地嚷，“去叫米格尔来，给警察打电话！再去看看门是不是都锁上了！”

林娜不慌不忙，开始收拾伊莲床头柜上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——脏了的面巾纸、半杯残酒、已被吞吃一空的巧克力

^① 洛杉矶的一个景色宜人的地区，在好莱坞附近，为电影明星们的高级住宅区。

盒。

“林娜！”伊莲吼道。

“别激动，太太，”女仆不动声色地说，“不是闯入者，不过是米格尔派来收拾游泳池的小伙子。米格尔病了，这星期来不了啦。”

伊莲愤怒地涨红了脸。“那你这该死的干吗不早告诉我！”她冲进洗澡间，重重地摔上门，震得墙上挂的画都掉到地上了，碎玻璃四处飞溅。该死的女仆，蠢母驴。根本不可能指望她们还能帮你什么忙。

只要罗斯一出去度假就准会发生这种事。要是罗斯在，米格尔决不敢装病。

伊莲甩掉晨袍和睡衣，站到冰凉刺骨、爽心提神的淋浴龙头下。她紧紧地咬着牙。冷水对她的皮肤有好处，可以使一切收紧——天知道——尽管有体操、瑜珈和舞蹈训练，她身上的一切还是需要收紧。

倒不是说她肥胖。绝不是。她全身没有一块多余的肉，完全符合三十九岁的标准体型。简直太符合了。

当我十三岁时，我是学校里最胖的姑娘。她想。大伙管我叫大象伊塔，这个外号没叫错。一个十三岁的女孩怎会知道营养啦，限食啦，还有运动之类的事？祖母斯坦伯格一个劲地给她塞蛋糕、土豆饼、熏鲑鱼、果馅奶酪卷、鸡肉汤团，她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又能怎么办！

伊莲恶狠狠地一笑。后来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区，大象可给她们露了一手。这位曾是纽约一位女秘书的大象，现在已变得苗条适度。她被人称作伊莲·康蒂，住在贝弗利山一所六间卧室、七间浴室的十全十美的府邸中。还是在平地上，不是在山上或是什么偏远的布伦特森林里。

大象不再是那个鼻子尖、头发稀、牙齿参差、乳房平坦、戴着铁丝边眼镜的毛丫头了。

这些年来她变了模样。鼻子成了漂亮的上翘型，可以说是完美无缺的布鲁克·希尔兹式样。稀疏的头发已成了丰茂的褐发，修剪得短短的，闪着金色的光泽。她的皮肤雪白柔滑，这得归功于有规律的面部按摩。她的牙也修整过了，又白又齐，这得谢谢查理诊所。难看的铁丝眼镜早就换上了浅蓝色的隐形眼镜，多亏了它，要不她的眼睛就是蓝灰色的，看书的时候还得眯缝起来。当然她看书并不多，杂志倒是有的：《时尚》、《大众》、《我们》。她通常略过商业栏和“万花筒”、“好莱坞报道”，专心致志地读阿米·阿契德和何克·格兰特的文章。她最爱读《妇女时装日报》，但并不真的对那种她称为硬性消息的东西感兴趣。只有在罗纳德·里根当选总统的那天，她才有那么一小会想到了政治。如果罗纳德·里根能干，那么罗斯怎么样？

她的那对乳房，现在已是标准的36B型。这得感谢她的头一任丈夫约翰·索尔特伍医生的帮助。她是在纽约认识他的，当时他在一家市立医院干整形外科虚度光阴。他们在一个晚会上见面了，她发现这个平凡孤独的男人对她不无好感。一个月后他们就结婚了。在一年里她让自己的鼻子和乳房变了样。然后，她说服他搬到贝弗利山区，在那里开始私人行医。

三年后他就成了“药渣”，她跟他离了婚，当上了罗斯·康蒂的夫人。这世道可真有意思啊。

她的丈夫罗斯·康蒂是电影明星，也是头等坏蛋。

她是该知道的。他们结婚毕竟已有十年了，并不一切顺利，也没有会变得顺利些的迹象。要是她把罗斯的底牌翻出

来，谁会叫那些仍在崇拜他的小老太太们腿肚子转筋。毕竟，他已经上了五十岁，他的影迷可不全是好唬弄的孩子。一年年挨下来，日子越来越困难了。上帝知道，他们的收入也大不如前，他的每部片子都可能是最后一部……

“太太，”林娜使劲敲着浴室门，“那小伙子来了，是来要钱的。”

伊莲一步跨出淋浴龙头，气得要命。他来要钱——要什么钱？就凭他往游泳池里撒尿吗？

她裹上一件轻软的毛巾布晨衣，拉开浴室门。

“跟他说，”她板着脸说，“不尿他！”

林娜茫然地盯着她。“二十美元，康蒂太太。他过三天还要来。”

罗斯在心里直骂街。真他妈的，见什么鬼啦？他怎么也背不出这该死的台词了。都拍了八回了，他还是不对劲儿。

“放松点嘛，罗斯。”导演冷冷地说，故示屈就地把手放到他肩上。

该死的导演。他肯定有二十三岁了，头发直披到背上，活象个万圣节的女巫。他的牛仔裤紧得要命，连那玩艺的轮廓都一清二楚。

罗斯甩掉了那只手。“我是在放松，可那些周围的人，他们总叫我心烦。”

“不错，”导演奇普说，对助手做了个手势，“看在上帝份上，叫后面的人静下来。还有，合唱队也别练了。”

助手点点头，然后用扩音喇叭发出了命令。

“准备好了吗？”奇普问。罗斯点点头。导演转身对一个晒得黝黑的金发女人说：“再来一次，赛冷。对不起，姑

娘。”

罗斯气坏了。对不起？这句恶毒话的实际意思是说，对不起，姑娘，可我们得哄着点这个老混蛋，因为他过去是好莱坞的大人物。

赛冷微笑说，“来吧，奇普。”

“给我化化妆，”罗斯要求道，然后用明显讽刺的口气说，“这好象没人关心了。”

“哪儿的话，你要什么都有。”

是啊，我要什么都有，罗斯想。因为这个所谓大红人需要我在他的影片里露面。罗斯·康蒂意味着大量的票房收入。谁会排队买票去看赛冷·里奇曼？谁听说过这个人？除非是那些在床上看什么女跳水教练表演蠢节目的电视迷。赛冷·里奇曼——一把头发，满嘴大牙，就算她爬进我的活动住房，趴在地上求我，我也不会跟这样的娘们睡觉。嗯……也许她会求的。

女化妆师过来侍候他了。现在她醒过来了，明白谁是这部片子里的明星了。她在他身边忙乱了一阵，用一块特大的粉扑吸干他鼻子上闪烁的汗珠，再用一把小梳子梳理他的眉毛。

他漫不经心地在她的屁股上捏了一把……

“行啦，”奇普说，“准备好了吧，罗斯？”

他点点头。

“好咧，开始吧！”

周围的人没什么问题了，罗斯只要对赛冷的六句台词答上三句，然后昂然离去就完事了。可赛冷却在找碴，她漠无表情地瞪着眼睛，弄得他每说一句都得忘词。

臭婊子。她是故意的，想要我的好看。

“老天爷！”奇普终于吼了起来，“这可不是《哈姆雷

特》中的独白！”

好哇，竟这样跟他说话，好象他是个无名小卒似的。罗斯转过身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拍摄地点。

奇普对赛冷做了个鬼脸，“跟不聪明的人打交道，准会碰上这种事。”

“我妈可爱过他。”赛冷傻笑道。

“那你妈比她的女儿还要蠢。”

她格格地笑了起来。奇普的辱骂可伤不了她的心。到床上他就在她的控制之下了，这才是关键所在。

伊莲·康蒂开着她那辆浅蓝色的梅塞迪斯高级轿车，缓缓地驶过西尼格大街。她刚在一个叫做“生之吻”的诊所里修整过指甲，所以开得很慢，生怕把指甲弄坏了。那诊所可真妙啊。他们把她裂开的大拇指甲修得那么好，连她自己都认不出来了。伊莲总喜欢去寻找新的地方，这对她来说是一种小小的刺激。她把一盒磁带推进汽车上的收录机，一边开始琢磨那个已经琢磨了无数次的问题——亲爱的芭芭拉干吗不去修整她的鼻子。在这座大家都拼命想法美容的城市里……她不是挺有钱的嘛……嘿……这肯定不会对她的职业有妨害……对她的爱情生活就更有好处啦。

伊莲蹙着眉头，想起了她自己的爱情生活。罗斯好几个月没敢走近她了。杂种。只是因为心情不好……

伊莲在她的婚姻生活中曾有两次风流韵事；那两个男人她都不够满意。她不喜欢这种事情，它太浪费时间了，忽好忽恼，担惊受怕，这值得吗？她一直认为不值得。可现在，她又开始重新考虑了。

最近那次发生在两年前。真是荒唐，她居然跟那样一个

男人搞到了一起，他除了给她看牙外什么用处也没有，而她的牙已经是尽善尽美了。米尔顿·兰利，她的牙科医生——也许还是贝弗利地区所有富人的牙医。

另外那个干脆不值一提，是罗斯某部片子里的演员。她跟他睡过两回，每回都满心懊丧。

只要她一提起跟罗斯的生活缺乏夫妇乐趣，他就大发雷霆。“你他妈把我当作什么玩艺？是机器吗？”他常常会这样怒吼，“我可不听你那些下流杂志上的屁话。”

不错，罗斯需要的是轰动一时，大获成功。对一个男人来说，再也没有比成功更能叫他兴起的事情了。

她小心地把车拐向左边的麦罗兹街。星期五的午饭是一定要在玛梅森饭店吃的，城里的头面人物总在彼时彼地登场。伊莲在那里订有一个包座。

她往右驶进一个小小的停车场，然后把车交给管车人。

玛梅森露天饭店的老板帕特里克·特里尔站在入口处向她致意。她让他吻了两颊，随一个侍者走向自己的桌子，一边目无遗漏地留神着需要打招呼的人。

她最亲密的朋友之一，玛热莉·格雷已经等在那里了。她正在慢慢啜饮着汽水和酸果汁。玛热莉已经三十七岁了，但仍可说风韵不减当年。她年轻时曾被选为中学里的校花和一九六二年的“快车小姐”，之后她遇上了电影导演尼尔·格雷，同他结了婚又离了婚。她父亲在退休前曾是山德森电影制片厂的老板。玛热莉的钱从来不成问题，成问题的是她的男人。

“亲爱的，我没迟到吧？”伊莲急切地问，轻轻蹭了蹭朋友的两颊。

“一点也没有。我想是我到早了。”她们一边说，“你看上去真帅，”彼此恭维对方的打扮，一边四下顾盼。

“罗斯在外景地拍得怎么样了？”玛热莉问，一边从一个圆形的薄金盒里抽出一支长长的黑色小雪茄。

“你是知道罗斯的——在哪儿他都一个德性。”

两人都笑了。好莱坞早就把罗斯的特大号家伙传为笑谈了。

“他实际上什么都不喜欢，”她吐了实话，“剧本、导演、同事、食物、天气——这一整套叫他拼命做戏的混帐玩艺他都不喜欢。不过玛热莉，相信我吧——”她信任地俯向她的朋友，“他演的这部片子会轰动的。老罗斯·康蒂——风头仍健。”

“我信，”玛热莉喃喃地说，“我从来没认为他已经不行了，这你知道。”

伊莲点点头。玛热莉是个真正的朋友，不象其他许多人——在好莱坞，只有叫座新片的角儿才会红上一阵，而这种片子却得好久才出一部。

“我要去做眼部美容手术了，”玛热莉突然象演戏一般宣布，“我只跟你说，千万别告诉任何人。”

“说哪儿去了！”伊莲觉得很不入耳，“谁来做？”

玛热莉笑了。“当然是棕榈泉^①的老关系罗。我将在那儿呆两个星期——毕竟我有幢房子——然后再回来，谁也不会觉察的，人们会以为我是去度假了。”

“好主意，”伊莲说。她暗想，玛热莉是傻了还是怎么的！谁也不会去棕榈泉度假，哪怕是有房子在那儿的人。除非是过周末或是退了休的。“什么时候去？”她问，眼波不停地在饭店四下溜转。

①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著名游览城市。

玛热莉耸耸肩。“尽快。要是他能把我安排进去，就下个星期。他太忙了。”

一看到西尔维斯特·史泰龙进来，两人都不说话了。伊莲随随便便地向他招手，但他好象没瞧见。“也许他该戴副眼镜了，”她哼了一声，“上星期我还有一次晚会上见过他。”

玛热莉拿出一个金质的连镜小粉盒，端详着自己的脸。“他长不了的，”她轻蔑地说，擦去牙齿上沾着的口红，“走着瞧吧——他可不是克拉克·盖博^①。”

罗斯打开电视机，正好赶上“今晚”节目。他知道该给在洛杉矶的伊莲挂个电话，可他不愿费这份心。要是她知道他忘了台词，没对上镜头，准会大发脾气的。伊莲以为他快完蛋了。她老是唠唠叨叨地要他跟上潮流。他的上一部片子没理会她的忠告，结果票房记录惨跌。天哪，可真把他气毁了。那是关于一位老导演同他戏中的主角、一位纽约女演员的绝妙爱情故事。“老掉牙的垃圾。”伊莲曾这样恶毒地说过它，“性、暴力和滑稽，这才是如今能叫座的东西。罗斯，你得把这些东西加到表演里去，不然就跟不上趟啦。”

她的话当然是对的。他确实在这么干，因为他已经不再名列金榜了，连他妈的前十名也沾不上边。他正在走下坡路，而且好莱坞的家伙们已经闻出这个味儿了。

屏幕上的约翰尼·卡森正在采访安婕·迪金森，她卖弄风骚地交叉着一双玉腿，看上去非常性感。

罗斯突然抓起电话。“给我接待者领班。”他厉声说。在他扬长而去之后，奇普已经对他的房间里乞求过了。

^① 美国著名电影演员(1901—1960)，名片有《飘》、《不合时宜的人》等。

“咱们没什么合不来的事，罗斯。要是你想歇会儿，咱们可以安排明天再重拍。”

他同意了。现在他们至少明白是在同一位明星打交道了，不是什么落脚货。

“对，康蒂先生，我是侍者领班。我能帮助您吗？”

罗斯把话筒用下巴夹住，操起那瓶龙舌兰酒。“你靠得住吗？”

“当然，先生。这是我的职责。”

“我要个娘们。”

“当然可以，康蒂先生。要金发碧眼的？浅黑型的？红头发的？”

“什么颜色的无所谓，可她一定得是个大奶子娘们——听清楚了，要大。”

“是，先生！”

“噢——你就让她记帐吧，算是旅馆服务费。”他才不花钱呢，让制片公司去付帐吧。他放下电话，走到镜子跟前。五十岁。他马上就要到五十岁了。这可真糟。糟透了。

罗斯·康蒂在好莱坞住了三十年，有二十五年他是明星。一九五三年他到了城里，在夕照大道上一个食品市场里搬箱子，不久就被一位老代理人的年轻老婆发现了。她迷上了他那副金发碧眼的好相貌，便劝说丈夫当他的代理人。在此期间她自己也开始训练他——一天两次——至于调情则是无时无刻。

终于有一天她的丈夫发现了这桩风流韵事，便决定为这位年轻人签个合同。怒火中烧的老代理人竭尽所能谈成了一笔最苛刻的买卖，等到签字就把罗斯出脱了，还骂他是全城

最没出息的种马。

罗斯毫不在乎。他是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区长大的，只有三年在那里转来转去争演小角色。现在有一个好莱坞的合同算是鸿运高照了，管它什么条件呢。

女人都喜欢他。他在制片厂里蹉了两年水，最后选中了总经理的漂亮夫人。结果经理很快就撕毁了罗斯的那份合同。

两年来，他一直在一些下流新片中跑跑龙套。突然一下子，没了合同，没了前程，没了金钱。

一天，在施瓦布药店附近闲逛的他同一位叫莎蒂·赛勒的姑娘搭上了话。她是个辛辛苦苦的女秘书，奶子之大见所未见。她并不怎么漂亮，身体超重，她象还有点小胡子，短短的腿。可那对乳房真够劲！谈了不大会，他就以自己也感到吃惊的速度提出幽会，她乐意地答应了。他们俩一起去厄威尔旅馆，吃减肥汉堡包和谈论他自己。他高兴极了。有几个姑娘愿意把他当话题，一谈就是足足五个小时。

莎蒂非常聪明，跟他以前碰见的那些女人完全不同。她拒绝在他们头一次约会时就跟他上床，当他寻摸她那神奇的乳房时被打掉手，还对他的职业提出合情合理的忠告。到第二次约会时，她给罗斯做了一顿他从未品尝过的美餐。

他们谈了六个月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。每星期见两次面，每天通电话。罗斯喜欢跟她说话，她对什么难题都有答案。而他这个小伙子又有多少难题啊！罗斯跟她谈跟自己一起睡觉的姑娘，谈找工作的艰难。一次面谈接一次面谈，却仍然毫无进展，实在叫人丧气，更别提他自己有多窝囊了。莎蒂是个极好的听客，再说，她每周给他做两顿美餐，还给他洗衣服。

一天夜里，他在拜访一位已婚女友时遇上了麻烦。她那